

于式玉 著

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



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

于式玉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

整理编辑委员会成员

顾问 费孝通 雷洁琼 多杰才旦 于若木 天 宝

主任 冯元蔚 扎西泽仁

副主任 刘茂才 陈世松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孝义 王辅仁 玉文华 李印生 李绍明

李瑞廉 陈宗祥 陈家璉 张静虚 汤炳正

唐嘉弘 贾大泉 黄明信 雷卓夫 廖祖桂

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

于式玉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卫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印数：3000

199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80057-044-4/Z·26

定价：精 7.00 元
平 4.80 元

于式玉教授小传

于式玉(1904—1969年)教授,女,汉族,山东临淄县人。1926年赴日本留学,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30年毕业回国,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任教,并兼该校图书馆日文书部编目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她为维护民族尊严,不顾日伪的威逼利诱,拒不出任日伪准备开办的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其后,她毅然将子女送至乡下托父母抚养,随其丈夫李安宅教授离开北平,绕道上海,经香港、云、贵、川、陕,到达兰州(当时李安宅教授是按1937年燕京大学与兰州科学教育馆的合作计划,赴兰州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工作)。

于式玉教授到兰州不久,就只身赴甘南夏河县拉卜楞寺。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学会了藏语,并取藏名,说藏话,吃糌粑,与藏族同胞同欢乐、共忧患,结交了许多藏族朋友。并且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义务创办了拉卜楞寺女子小学,自任该校校长。随后,她又与李安宅教授一起在拉卜楞从事藏族民情风俗及宗教的调查,开始了研究藏学的生涯。她写了大量有关藏族文学、宗教和民俗的文章,为藏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见解。她义务创办的拉卜楞女子小学,招收藏、回、汉族学生130多人,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五年的课程,为当地民族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受当地各族人民欢迎,但却为反动当局所不容。他们借口于式玉教授有两个妹妹在革命圣地延安,而对造谣中伤,甚至组织公开审讯,并且强占女校校址,迫使她在1942年暑假告别拉卜楞到成都华西大学与李安宅教授会合。到成都后,

ZZP8/25

她在李安宅教授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藏文资料工作。1943年，她又深入四川阿坝黑水藏区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多篇反映黑水藏区情况的文章。

1946年夏，于式玉教授离开成都赴美国，应聘在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担任日文和中文编目工作。在此期间，她编辑了约60万字的《西藏学目录索引》一书。1947年，李安宅教授赴美讲学，夫妻二人得以重聚。次年，李安宅教授赴英国讲学。1949年6月，于式玉教授离美赴英，于同年10月与李安宅教授一道由英国回到成都。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她与李安宅教授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入藏，任18军研究室研究员。部队进入拉萨后，她参加筹办藏语训练班，并任教员。在此前后，她曾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拉萨西藏军区干校教务主任等职，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族教育作出了贡献。1954年因不适应西藏高原气候回四川疗养。1956年，到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先后担任藏语专修科主任、语文系副主任，为藏区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人才。1963年被调到四川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69年8月病逝。

于式玉教授将自己的一生忠诚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人们将深深地怀念她。

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 整理出版前言

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安宅、原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于式玉，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开我国现代藏学研究先河的前辈学者之一。李、于伉俪一生著述甚丰，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整理出版他们留给后世的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项对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具有一定意义的工作。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心重视下，1987年9月，四川省正式成立了专门整理李、于遗著的编委会。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负责主持遗著整理编辑工作，并将这一项工作纳入该院科研课题计划之中。两年多来课题组遵照编委会确定的力求精，不求全，精选有参考价值的佳作，以充分体现李、于教授的研究成果和水平的方针，在尽量保存原作风貌的前提下，对有关遗著作了适当校订注释和重新归类处理。共整理编辑了有关藏学和社会学的八部遗著。除先期出版的第一部遗著——倾注李安宅教授数十年心血的藏学力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外。现在交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还有藏学遗著两部，即：《李安宅藏学文论选》和《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李安宅社会学遗著五部，即：《社会学论集》、《两性社会学》、《巫术的分析》、《语言·意义与美学》和《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在遗著整理过程中，曾得到中央和四川省有关领导同志、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关心指导，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学院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的支持配合，李、于教授的亲属的热情帮助。在遗著出版时，承蒙雷洁琼教授为《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撰写序言；费孝通教授为《李安宅社会学遗著选》题写书名；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冯元蔚同志为《李安宅社会学遗著选》的重版撰写序言；中国藏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为出版遗著付出辛勤的劳动。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从事具体整理工作的同志的知识水平和功力有限，遗著整理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
整理编辑委员会**

1990年6月于成都

篇 目

拉卜楞寺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	(1)
拉卜楞寺祈祷大会的布施·····	(4)
漫谈“番例番规”	
——直接行动·····	(14)
普陀、五台、峨嵋	
——蒙藏佛徒对三山的信仰·····	(22)
拉娃——西藏人的巫师·····	(27)
西藏大德《玛尔巴传》中的“借尸还阳”故事·····	(32)
藏民防雹·····	(44)
娘乃·····	(47)
拉卜楞藏区民间文学举例——民歌·····	(51)
拉卜楞藏民妇女之梳发·····	(71)
藏民妇女·····	(75)
我的同院——一个藏族女性·····	(85)
介绍藏民妇女·····	(97)
到黄河曲迎接嘉木样活佛日记·····	(103)
三科乎滩欢迎辅国阐化嘉木样呼图克图由藏返拉记·····	(120)
兰临途中见闻记·····	(125)
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	(134)
麻窝衙门·····	(156)
记黑水旅行·····	(173)
黑水民风·····	(216)
后记·····	(257)

拉卜楞寺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 与各种象征^①

红教僧徒藏名“鄂括”、“宁马哇”或“夏那瓜”，汉名则通称“棒棒子”。义译出来，“鄂括”是“密咒者”，“宁马哇”是旧派，“夏那瓜”是“黑帽人”，后者起因乃是由于他们有时戴一种四周垂穗可以遮脸的黑帽子。至于“棒棒子”的意思，则有人说是西北人称巫师为“棒棒子”。

此地红教徒，因为是在家僧人，所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不像黄教徒那样集中在寺院。他们平日经营家事，有人来请，则到人家去念经。他们所念的经可分两类：一是祈求平安禳灾除难的白经；一是招至邪魔，埋藏镇物，咒人灭亡的黑经。

拉卜楞十三庄现共有红教僧三十五人。每月初十都集中到“挪戴阿不隆”（属拉寺管的一个小庙）礼拜一次，诵经一天，每月都念同一经文。经的名字，藏音为“日荷怎洞之布”，乃成就传续之意。每年夏历二月二十九日有一次对外的公开大会。这一天，他们头上戴着桃形的红帽子或黑帽子，肩上披着镶红边的白袈裟。午前在殿内诵经，午后到院子里站成一个圆圈，各人手执一种乐器，一面吹鼓，一面舞蹈。把一部经念完以后，再把糌粑制的“多尔马”（译为施供，施与恶者，请他们远去）送到外边，用火烧

① 原载《新西北》四、五期合刊 1942年。

掉。其中特别使人注意的，乃是一对红黑色的大蝎子，也拿出来烧。初意以为这是除去了恶毒，实际在红教的意义中乃是护法，是用以制服一切恶鬼及罗刹的。念的是莲花生祖师（天宝六年即公元 747 年入藏，为红教祖师）的忿怒经，藏名叫“哥之荷”；这个会的意义乃是除灭教仇。

这个团体的负责人叫“阿惹荷”（活佛）。这等活佛并不转世，而是轮流推出学习红教经典好些的人来充当。三年一换，有义务而无权利。还有一个“说不规”（总司仪或教育总监）保存“甲仪贺”（各种规矩条文），也是轮流的。

一个男孩想当红教僧，可以随便拜一个教他字的老师，或者住在他家或者早晚去学，他也无须奉与老师束修。只要愿供其驱使就够了。等到自己可以念经断句，头发蓄得多了，亦可再找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喇嘛授予灌顶，举行一种盘辫子仪式后，就可成为一个正式的红教徒。不似黄教徒那样要剃度、受戒。至于红教僧徒的家属，除临时公共摊款之外，在应差、纳粮、支应柴草方面，都可免征，得到优待。

红教属于密宗，在教义上有三大派别，即（一）马哈瑜伽；（二）阿乃瑜伽；（三）阿得瑜伽。印度传说，佛入涅槃后 28 年（一说 120 年）有“甲我咱”王做了一梦，梦见自己屋顶上有许多蓝宝石写的经典，醒后经典果然存在，并且里面还有一尊一肘高的金刚手佛像。他不明白什么意思，乃努力祈祷，祈求启示，于是金刚菩萨予以加持，使他静修六月，方始明白经的大意，乃向人间宣说“马哈瑜伽”。经典就这样到了人间，这就是红教的开始。其后“甲我咱”的五大弟子（也代表五派）在扎马五山顶上做祈祷的时候，密主（意为密宗之主人，即金刚手）显现，为他们讲解密宗精义，他们以后向人宣说，乃就是“阿乃瑜伽”开始。至于“阿得瑜伽”，则由天上传到人间。“我哇拉咱”王后生了一个儿子，金刚手

给他讲解经义，又与之灌顶，使之成为法主，并令一切护法皆受他的差遣，助他传教护法，从此日起，密宗在印度才得到大盛时期。印度密宗在西藏的历史，乃在莲花生入藏之后，因之西藏红教徒皆以莲花生为始祖。

至于红教僧的大发辮，原来在他们密宗的理论上有许多解释；黑黑的头发，象征法身；上边有各种庄严，象征报身；头发较多，象征化身。盘在头上，主要意思是恭敬师尊，常想老师坐在头上，以头顶戴老师。盘起头发，算是给老师预备座位。头上的大辮子共有 58 股，象征 58 尊忿怒神，头上周围的蓬松头发，象征空行母。念经的时候，有时把头发披散在背后，为的使人害怕；有时以发击地，乃表示压下了敌人。再则头发的外表象征佛殿，其本身即是佛体。他们念经的时候，要两眼时常望天，为的是静听空中神佛说法；且对天地间任何风吹草动的天籁，都要听作佛陀宣示的密咒。

他们身上的手镯、戒指、耳环之类，亦有另种意义，他们相信，凡戴这些的地方，都是人的命穴。邪恶不净可从此入，危害身体，如果戴上东西，能将命道遮断，邪进不来，命也出不去。僧人还应有一个人头骨碗，内里盛馐食与甘露，是无垢的象征；腰间挂的牛角，以为避邪之用。外出时手执锡杖，顶上三股叉，代表本性、自性与慈悲。叉下三个人头，乃是法报应三身的象征。人头上有九个铁环，象征五智与五色；即（一）法界体性智；（二）大圆镜智；（三）平等性智；（四）妙观察智；（五）识者得成自利利地妙业之智，以及青、黄、赤、白、黑是。铁环上又有两缕头发，一缕来自活人，一缕来自死人，更有空行佛母等来相教授与扶助的象征作用。

拉卜楞寺祈祷大会的布施^①

·到边疆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最感到没有办法与无从下手的，恐怕就是经济问题了。个人住在边疆三年的经验，见由内地及各机关派出调查或研究经济的，一年总有若干次，但哪一个得到圆满收获而归的呢？临走时总是十之七八摇头叹气地说：“没有办法！”推其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住在边地的人，不明白调查人的意思，唯恐说了实话自己吃亏；另一方面则因为有些从事调查的人，技术训练差些，态度未能使人满意，以为自己是从上层机关派来的，每人都有贡献给他材料的义务，实是大错而特错的心理。听说有一次内地派人来调查，因向人家打听事情的态度不甚客气，被问的人烦了，便不好好地答复，而任意开起玩笑来，情形是这样的：调查人问：“拉卜楞马匹的交易在什么地方？”答：“我也不知道！”又问：“听说是在三科乎滩，对吗？”答：“岂但三科乎滩，四科乎，五科乎都有卖的。”问的人瞪起眼睛很惊异地说：“还有四科乎、五科乎吗？”答：“连六科乎都有，何只四五科乎！”“这些地方在哪里？”“顺着三科乎数上去就是。”这样一来，找材料的赶紧记在日记本上：“拉卜楞马匹的交易在三、四、五、六等科乎。”以为得到一些别人未得到的新材料，将来的报告可以写一大篇！这固然是一段笑话，但也未必没有类似的事实。像

① 原载《学思》第一卷第六期 1942年。

这样调查的材料有什么用呢？！一方面证明了材料的无用，另一方面证明了调查研究工作之难。个人对于经济是门外汉，也不注意这类问题，不过同地方人混居的时间长了，平日与他们闲谈中，有时亦会得来关于经济的材料，虽只星星点点，但是把它记在下面，也未尝不可供专门研究的人们做一参考。

为什么要从寺院的布施说起呢？因为寺院在藏民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的中心。看不见寺院，便看不见这一切；看清楚了寺院，藏民的全体动态，也就能知其梗概了。藏民部落经济的聚散，在正月祈祷大会的十五天内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知道这一次的情形之后，其余七月会，九月会的布施，以及平日百姓个别念经，对各“扎仓”的个别布施就可推想而知了。

一. 谁来布施

正月的祈祷大会，自初一日起，至十五日止，共半月期间，僧众在经堂里讲经，祈祷佛教的兴隆。他们的饮食由施主供养，每日一餐，吃牛肉酥油煮的大米饭，还供一次茶。寺里有三千六百僧众，这样浩大的团体每日聚一餐，连着供十五天的时间，谁来担负这个重担呢？绝非一两个人或十数个人所能负担得起的。那么究竟是谁来布施呢？是以部落为单位来布施。到此来布施的部落有两种性质：

(甲)自动来的。 这些部落户口殷实，有富裕的资财，为了笃信三宝，想积来世福田资粮，自愿担任这十五天的施主。不过这只是一种说辞，实际自动来的尚未见到。

(乙)劝募来的。 每年来布施的部落，都是这一类。去劝募的人是寺上的总法台。靠他交际的手腕与面子关系而劝募。假设法台的交际手段未弄好，而劝募不得可的时候，这一年茶饭所用的钱，便要他自己出。所以在寺上做总法台的人，虽然学识

要紧，有钱也是不可缺的条件。藏民既是笃信“三宝”的民族，对于布施自应争先恐后，为什么要等着劝募才来呢？我想有两种因素：第一是往外拿钱费事；第二就是看百姓与寺院的关系。那么附近各部落的百姓与拉卜楞寺是如何的关系呢？原来蒙古黄河南亲王把拉卜楞施为寺址，由拉萨把寺主嘉木样佛一世请来开山的时候，嘉木样一世已六十多岁，活到八十多岁便升天去了。这二十年的时光，就完全花费在怎样奠立本寺的基础上了。第二世佛到寺，主要的还是怎样来充实内部，如建筑房舍、招收僧徒之类。他对来学的僧徒爱护备至，就如慈父之于爱子一样。据说僧徒的饮食起居，他都关照得到，哪个和尚造锅头，谁的烟筒不冒烟，他都亲去动手修理。到了第三辈，为人好静不好动，终日闭门读经，厌恶虚华。平日连一个黄缎的靠垫都不肯坐，就坐在光席上。偶尔出门，骑在马上都可入定的。照此看来，拉卜楞寺创立以来，到此为止，对外还没发生过多少关系。及至四辈佛坐床之后，作风就不同了，拉寺对外的一切关系，完全是他一手打开的。拉寺的总施主是黄河南亲王，四辈嘉木样的侄女又是去年死去的亲王的母亲，这样寺主与施主成了一家，做事自有许多方便处。他在世的时候，真是生龙活虎一般，终日在外奔波。现在寺里的财富，与所属的一百零八寺（实际并无此数，一百零八乃是佛教中的一个数目，如念珠也是一百零八颗），都是他的成绩。他走过的地方，藏区的各部落且不说，即使是蒙古、北平、天津等地，亦都有他的足迹。现在寺上顶好的建筑（如金瓦寺）、宝物（名殿内的好供器），没有一样不是他从蒙古人手中募化来的。他到过的地方，给人家诵经说法，当地的寺院便把教权送给他，以后那里的法台便由拉卜楞派遣。两寺虽有了直接的联系，而当地的百姓，仍旧还是自己的政治系统，归自己的土官统治，并非百姓也成了拉卜楞的百姓，不过因寺院的关系，发生了间接的关系而

已。因此每年正月这十五天的施主，仍要法台各处去劝募，大约二十年一个部落可轮到一次。

二. 布施怎样施放

前面已经说过，拉卜楞寺的和尚，通称三千六百人，即使没有这个数目，三千人是有的。这样多的人，怎样给他们放布施呢？放些什么东西呢？

(甲)放法。放布施的时候，全体僧众都按各人的学位，一行行地排坐在经堂里，学位高的坐位靠近里边，学位低的靠近门口。有许多供应僧人把布施的东西一份份送到他们的前面。

(乙)布施些什么？布施的东西有茶、饭。这两样要大家在一块吃，各人把碗放在前面，等着供应人来添送。按规矩每人最多吃两碗，多了就被笑话。七月初八的说法大会上，扮官保刀吉的对话里，专提出贪吃布施饭的人来挖苦一顿，大意是：“给那些守戒律，勤修持的人供养，施主们可以得到圆满的福粮。因为他们对吃穿大都不在乎，财产自然也就如雨一样的来，若给那嘴里只是问‘茶好不好？’、‘饭稠不稠？’、‘钱多不多？’吃的时候‘再来一碗’的人供养，有什么用处！”说法大会的剧本是前辈贡唐活佛所写，在一个大的群体之中各色人物都有，这自是难免的现象。现在寺主嘉木样第五世，励精图治，近常三令五申对僧众的戒律加严。拉卜楞的学术地位自来就是“安多”区之冠，再这样严厉下去，只图吃喝的和尚便存在不住了，学术的空气日益浓厚了，将来学者高僧辈出是不成问题的。为供这么多的人吃饭，寺中在大经堂的旁边只有一个厨房，便在厨房里安置了三口大锅，每口锅里一次放三头牛的肉，七十斤酥油，四十升大米（拉卜楞升，每升约三十斤），八十斤至百斤葡萄干（这一项或有或无），才

够全体吃一顿。一天吃一次，十五天十五次。按这个数目计算，十五天所用的材料数量及价值如下：

材料	一餐用量	十五日用量	每一单位价值	全量价值	备注
牛	3 头	45 头	30 元	1350 元	皆以银元计
大米	40 升	600 升	3 元	1800 元	
酥油	70 斤	1050 斤	4 角	420 元	
葡萄干	80 斤	1200 斤	1 元	1200 元	
总计:4770 元					

再一项的布施品是酥油，每年无确数，近三年平均，每年每人至少得五斤。（酥油有时可折合成钱分，酥油不足，以钱代替）。

品名	每人分得量	全体人数	全体量	每斤价	总值	备考
酥油	5 斤	3000 人	15000 斤	4 角	6000 元	皆以银元计

以上这两项，每年没有多少差异，供十五顿饭，一年需要消费 4770 元，三年应该是 14310 元；酥油一项的消费量三年 45000 斤，值 18000 元。

第三项的布施就是银钱，这一项因各部落的贫富不同，人口数量不同，能有很大的差别。如 1939 年施主是阿洼部落，三千个

僧人每人分得银币十五元以上；1940 年施主是青海属的藏拉戴马部落，三千个僧人每人分得银币四元以上；1941 年施主是佐儿该属十二族中之斜麦族及龙洼族，三千个僧人每人分得银币三元以上。按此情形列表：

年度	施 主	布施每人	僧数	总量
1939	阿洼部落	15 元以上	3000	45000 元
1940	青海属藏拉戴马部落	4 元以上	3000	12000 元
1941	佐儿该十二族之斜麦族及龙洼族	3 元以上	3000	9000 元
三年总计				66000 元

照以上的情形看起来，这三年的布施共四十五天，花去的钱三项合计起来是银币 98310 元。

三. 这些款子从哪里来

自然，哪一个部落做施主，款子就从哪一个部落来，从这一个部落的每一个老百姓身上来。藏民的习惯，遇到自己部落有共同对外的事，皆归头人或土官统筹统支，有什么花项则按户分摊。看各家的情形分出若干等级。譬如甲部落与乙部落斗争，由统治者派若干壮丁出征，被派的人除枪马子弹由个人自备外，所吃的食粮则由未出人的家摊派供给。按规矩出差的每人每日得铜子三串（一串铜子二十五枚），这种制度正合乎“出钱的不出